

(老) 徒儂

口此恨綿綿無絕期

（小佛名徒磨）

備用藥過猛，又恐素貞體力不支，遂之役回身與暖，素貞死而已，越兩陳謝世，生存發爲，遺於某日，已高麗，因念其中時何以哭之哀，及門，見佛施長三寸，呼之，又不應，察其先之慘，遂爲之備棺殮，是黃土一杯，長埋野獄，永作長眠，亦不再請，從女半來內，有一男，出，笑謂曰：「昨夜先高祖托夢，謂先與含妹，有姻緣之分，故托此雄雞入後室。」言訖，目視三姑，三姑名悅適入，乃與親三姑而別，習長定期而別，舊黃皇

惟新、嘉邑西人
日斤物如鴻毛、

期、其兄送女來、始結婚焉、女精於劍術、每值風和日暖之天、則與維新、相齊驅、見者謂其福不淺云。

花柳專料正當治法
一針可斷根

此膏花昔久經馳名中外誠更有供
之勢今又特製自花霜一種
精裝華彩適然出衆市上
之佳品也

上海四川路A一九九號聚寶
公司總發行所啓



百花香膏
上海聚寶公司

花霜
各洋藥店
粉店均有代售

中西醫院

爐置炭、手

詞譜謂的四六，便算是「名士」。
「名士」能夠做「偷香竊玉」的「當
，便算是風流的名士」。

「偷竊與偷，是名士的手段，
香與玉，是名士的目的，
偷竊的手段，是名士應有的嗎？
什麼香，什麼玉，拿來比喻女子
，其心田自以為很清白，其實眼
觀到僚子，又加上甚麼偷，什麼
竊，把醜化的態，完全暴露，

婢、足立窗欄上。

身亦是似傾城的開話。和他進了
西馬路已拿了一瓶白蘭地進來。
玻璃杯，走到大堂旁邊有人面前
了四杯，恰好外面菜已來了，那西
籍、分罷每人又送上了一塊土司。
樂、愛玉一同樂得說：「一聲請，樂
子，各人便受之慢慢的起來。這時房
有春生和二人談的興高，福
敬你，你敬我，笑語紛陳，覺得滿

世界敬謝席時奏

老

醉臥數月。一日情懷若夢，魂離魄出。而不自知。其已死矣。以數月臥病。足不出戶。至是聞跳脫之聲。驚乃起。無熱。信步前行。不問東西。忽聞四人。似曾相識。邀往小飲。全無嗜酒何處得酒。西門外。近村酒肆。一清肆。沽酒頗不惡。因暫就從往。行未數十里。果一小樓。高約四五層。相與登樓暢飲。方酒酣。其執酒。忽風聲驟厲。樓檐掣耳。閣窗欲飛。相附近一廟。乃酒酣而歸。之。遂同往往觀。該既定。酒飲去。乃歸。至月十五。衣此方可往。乃歸。

度、風寒內侵所致、實病難醫。

乃一念不乳，兩日遂斃，魂仍成人形，急覓歸途，還過津南，酒保方立門外，見余將回，子歸何來？此遊樂乎，所飲衣履見還也。余以馬服不可，僅隨之而已，惟衣已與諸合，不可脫，酒保強剝之，痛苦莫

其時子猶握一蒲葵，不擬回田隴，趨於羊腸之徑上，頭顱雖者可奔，即於徑旁，子既覺失大道之可弄，身影影，以冀料避敵眼，詎此不草之，乃側身臥，以臂支首，藉藉而

皇朝顧及，而敵虫最囑，尤搖搖

湘中歷險記 (十五)

老顧客、故店中

曰、得矣、物既在是、人定遙也。碎默付曰、傷我命者定是物矣、我雖在、然則今始彼蒼絕我命耶、

大豐綢緞局
本月十五日起

[illegible]

特色

進 愛

專治男女生
 遺精 白濁 淋病 尿道炎 腎虧 陽痿 早洩 遺尿 經閉 痛經 崩漏 帶下 產後諸症
 及一切婦科雜症

購者慎
 勿假冒

總發行所在九畝
 地新舞臺斜對面
 藏書斜橋門牌路

華 傳

第答應曉侍，那

本公司獨出心
精製以來不
自誇行有求
本公司獨出心
精製以來不

院

生文城病在體內難
蘇元橋 謝外女諸
謀里大上用男婦
營活沽內用外皆
張口泥工外科及產

院

男女醫

臥床數月，一日恍忽大夢，魂離病
血出，不自知其已死，以數月臥病
無恙，信步前行，不問東西，藥方
四人，似曾相識，邀往小飲，余
曠野處得酒，四人，近村酒
一酒肆，酒味頗不惡，因新從往
行末數十武，果有一小酒肆，其
酒熟，相與登樓暢飲，方攜種甚
之際，忽風急撼窗，婉婉投斗，聞
之皆亡，余附近一廨，方演劇而
遂同議往觀，誠既定，酒去，黑
馬掛五匹云，衣此方可往，乃